# [山齋絮語] 思想篇-欣賞與溝通

李潤生教授 演揚妙法 5/8

溝通是群體生活的必須條件，人類是群性的眾生，若沒有溝通，就沒有人類。所以佛陀以「不捨眾生」為本懷，聖人以「成己成物」為職志，他們都懂得如何與人溝通，以成就其「度生」與「成物」的大業；而欣賞則是溝通的絕佳途徑。

可是，理想雖云如此，佛陀亦不能度無緣之人，聖人亦不能免於楚狂之譏。根器差異，眾生往往有楚越之隔，溝通固難，欣賞更不容易。因此「下士聞道，必大笑之；不笑不足以為道」。小知不及大知，小年不及大年，上智必不為下愚所理解，因此仲尼也會有「二三子以我為隱乎」的伸辯，也有「知我者其為天乎」的嗟歎。屈子披髮行吟澤畔：「國無人，莫我知兮……吾將從彭咸之所居！」玄學家有詩言：「仰身觀北斗，翻身倚北辰，舉頭天外望，無我這般人！」煢煢兀兀，超凡的人離世獨立，其寂寞常常如此！

從凡以望聖，有所理解，有所溝通，也非易事，是以佛典中有「瞎子摸象」之喻，《論語》裏，顏淵也有「仰之彌高、鑽之彌堅，瞻之在前，忽然在後；夫子循循然善誘人，博我以文，約我以禮，欲罷不能。既竭吾才，如有所立卓爾；雖欲從之，末由也矣」的喟歎。那末，雖有欣賞，雖有景仰，可惜難以有充分透徹的溝通，知人之智，相知之難，其實如此！悲夫！

上智的覺者，雖然能夠「以先知覺後知，以先覺覺後覺」，但卻未必能對「後知」有所欣賞，對「後覺」有所欣賞。此無他，「後知、後覺」者的所知、所覺，與「先知、先覺」者有一大段距離，那又怎能以從「圓滿證得的真理」去遷就「部分證得的真理」；只有「出於幽谷，遷於喬木」，未聞「下喬木而入於幽谷」者，所以牟宗三先生於文革期間，嘗於《明報月刊》發表文章，提出「青年人沒有甚麼值得可敬」的觀點，也許亦是此理。

所以智慧愈高，愈難對下愚有所欣賞；所見愈深，愈難對淺見者有所欣賞；藝術愈有造詣，則愈難對時下作品有所欣賞。是以所見者都是悖事悖理的行為、沒有品味的打扮、幼稚不堪的著作；所聞者都是似是而非的理論、誨盜誨淫的言辭、嘔啞嘲哳的語調……「除卻巫山不是雲」，要降低自己的水平境界，去捨己從人而有所真正的欣賞，對純美的藝術作品還也可以（因為一切藝術都只有美，並沒有醜，所以于右任先生「孩兒體」的書法，都有可欣賞的角度），但是非分明、黑白立辨的真理，則絕難有妥協的餘地了。

如要對較低境界有所欣賞，首先要有一份謙卑之心，降伏自己的我慢與驕奢，培養出拔苦與樂的悲愍仁慈的原動力，則「後生可畏，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」！所欣賞者，不是其愚其昧的表現，而是從愚而往智、從惡以向善、從低境界的美向高境界的美之發展路向。透過這種「動向發展」以觀人，以觀諸行，則「雖小道亦必有可觀者」，未知智者仁人以為然否？

- 往期《山斋絮語》精彩文章：

藝文篇：春到人間；琴詩；

生活篇：逃避與面對；插了梅花便過年；初雪；仁者心動；

思想篇：悲與智；

憶舊篇：情理的交融；

**《山齋絮語》--佛教生活小品**

**李潤生著 2000年4月出版**

作者李潤生居士，早年從事中國語言學及文學研究；自進新亞研究所後，師事新儒學家唐君毅先生及佛學家羅時憲先生，轉向思想的探索，經三十餘年的鑽研，對佛家的因明學、中觀學及唯識學都極有成績，所發表的專書著作，不下十種。

但在學術研究之餘，作者對其宗教生活，亦極其重視；此佛家所謂「佛法在世間，不離世間覺」，儒家所謂「仁者與天地萬物為一體」，故能與世間天地相感通，發而為文，雖片文隻字，都是作者直抒胸臆，真性情、新思維的流露。

由是作者就其十八年來的所見、所聞、所思，以其敏銳的筆觸，感人的文辭，分成遊履、人物、懷舊、藝文、思想、生活等六大範疇，撰著成佛學小品凡一百一十七篇，都能如實反映出一個現代知識分子，在古今中外文化沖激下所行大乘佛教菩薩行的真正精神面貌。

讀者可以透過每一短篇的內容，窺見作者的內心世界，分享作者的獨特感受，開啟個體生命所涵蘊著的無限悲情與智慧。